“夜光杯”新书《我常常会想起一些人》首发，读者作者编者线下相聚

AI时代 我们更需要这样的面对面

这是新民“夜光杯朋友圈”的聚会，AI时代，我们更需要这样面对面的交流。昨晚，新民晚报副刊“夜光杯”《我常常会想起一些人：爱夜光杯 爱上海·2024》新书发布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。这也是“夜光杯市民读书会”第四十七场活动。“夜光杯”作者俞天白、童自荣、叶辛、骆玉明、奚美娟、李泓冰、王丽萍、周伯军等名家，与“夜光杯”读者、编者在上海书展相聚，共话与“夜光杯”的情缘。

2017年以来，“夜光杯”文萃每年如约和读者见面，今年为第九本。纸上相逢想念，线上线下相见，嘉宾们为“夜光杯”送上寄语。

作家俞天白说：“一个家庭有好的家风和读书氛围，我们称之为书香门第。一个人喜欢读书、有好的气质，我们说有书卷气。书是提高我们的人品与精神境界的重要工具。希望今天来的每一位‘夜光杯’的读者都能成为书的朋友。”

配音艺术家童自荣自谦地说：“我的朋友不多，通过‘夜光杯’结识了很多没见过面的朋友。通过‘夜光杯’和大家交流、探讨，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。”

作家、编剧叶辛说：“‘夜光杯’是新民晚报的知名副刊，是很好的园地，百花争艳；也是作家、作者、读者喜欢的很好的百花园。”

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骆玉明说：“新民晚报是具有上海特质的报纸。‘夜光杯’是快乐园地，希望越办越好。能够带来快乐的报纸副刊是最有价值的。”

著名表演艺术家、上海市文联主席奚美娟说：“有时我有感而发写一些文章，被‘夜光杯’发表。这本书收入了我的一篇文章，我感到忐忑，向大家学习。”

■ “夜光杯”的小读者越来越多

本文图片 记者 **王凯** 摄

复旦大学特聘教授、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原副社长李泓冰说：“‘夜光杯’有着特别棒的作者，有着特别醇厚的味道。夜光杯有柴米油盐，也有家国情怀。今年，我发现‘夜光杯’的读者年龄下降了。学生读‘夜光杯’的书，对写作文一定有帮助！”

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，一级编剧王丽萍说：“阅读同吃饭睡觉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。‘夜光杯’走进千家万户，走进读者心灵，从过去到未来，永远是我们的朋友。”

上海展览中心中央活动区，购书后等待签名的读者包围会场排起了长龙，还有不少读者特意从浙江、江苏、江西等地赶来。读者叶先生参加新民晚报读者俱乐部活动，惊喜地成为现场抽奖环节五位获奖者之一，收到了赠书。他从双肩包里取出近年收藏的四本“夜光杯”文萃，展示书上满满的名家签名。

读者钱熠阳15岁，为参加“夜光杯”的活动特地选在17日来书展，他说“夜光杯”的文章短小生动，对写作文帮助很大。“不看晚报，不睡觉，一直从‘夜光杯’得到精神力量。”69岁的杨建萍和先生下午一点就从宝山出发，换乘地铁两个多小时来到展览中心，坐在中央大厅等晚上的“夜光杯”活动。

读者购书队伍很长，缓缓移动。一个小时，带到现场的300本“夜光杯”文萃抢购一空。

本场活动在新民晚报“上海时刻”、“夜光杯朋友圈”视频号、“夜光杯白玉兰直播间”、文汇出版社“汇悦读”视频号四路同步直播。线上线下，其情深深，其乐融融。

夜光盛满杯，曲终人不散。

本报记者 **郭影**

扫码看读者作者编者线下相聚

这是一场没有结论的对话

——“AI时代，文学如何教育”，听陈平原、严锋这样说

“重新审视人文学科的价值，文学教育的核心，思考为什么教、如何教，以及哪些是人工智能所取代不了的。”昨天，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作为第46场“夜光杯市民读书会”的特邀嘉宾，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发布其受北京大学出版社邀约担纲主编的新书《AI时代的文学教育》，同时与复旦大学教授严锋探讨AI时代下“人文”的意义。

短短几年，人工智能从一个专业领域，变成了全民话题。作为人文学者，陈平原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是人类未来的大题目，也可以具体到大学、中学教学中发生的重大变化。“若干年后，今天的很多说法都是瞎子摸象，即便如此，今天也要摸这个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”这也是《AI时代的文学教育》一书的缘起，该书集合了37篇文章。陈平原一开始就表态：“除了事实错误，其他一律都不改，即使与我的立场不一样也不改，因为现在说不清楚。”有作者特别悲观，有作者特别乐观，有人说得特别好，有人说得特别坏，陈平原只要求作者立足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谈，“替圣人立言不是我们能做的，我们能做的是，基于学术训练和当下的感受，来谈对这个命题的看法。”

阅读书稿时，陈平原的第一印象是，诸君为文时，为何那么喜欢使用问号？不管是正问还是反问、是犹豫还是疑惑、是转折还是感叹，最大的底色是“不确定”。对于这种不确定性，严锋也很认同，“AI最后能发展到怎么样？和人类的关系怎么样？真的有可能和人类愉快共处，把人类推向一种宇宙级的文明，也有可能一不留神就把我们给灭了，这是最坏的场景。但在任何一个场景当中，人就可以躺倒不干了吗？我们要发声，也不能缺位。”他说《AI时代的文学教育》正是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入世。

与AI的长期互动，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，陈平原认为受影响最直接、最深刻的当数教育——尤其是人文教育。陈平原有不少在大学教书的学生，都面临着新问题：AI出现以后，我们的评判标准在哪里，学生交出来的作业，你能判断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吗？你如何评分？发现是AI写作能不能扣分？

如同网络时代拦不住“检索”，人工智能时代也拦不住“代驾”。陈平原认为，今天的大学更应该重新审视人文学科的价值、文学教育的重心，思考为什么学、该如何教、哪些是人工智能取代不了的，AI带来的是不是危机，是不是文学的危机？严锋认为，“这是危，但也是文学一个新的机遇，这可以让人更注重原创。”

一切都在未知中，陈平原说，不要指望新书《AI时代的文学教育》能解决了不起的问题，但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必须面对的。

本报记者 **蔡瑾**

扫码看“AI时代，文学如何教育”

飞式生活 纸短情长

《郑逸梅日记》中的笔墨情长

在近现代中国文坛，提起郑逸梅先生，可谓无人不晓。他以一支笔书写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化风云。这位文史掌故大家，被誉为民国报刊界的“补白大王”。他与文史界大家、书画名家交往极深，八旬高龄时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，耄耋之年仍著书立说。8月18日在上海书展首发的《郑逸梅日记》为首次全面汇集整理这位文坛大家的私人记忆碎片。“日记”由郑先生孙女郑有慧提供，上海图书馆参考馆员祝淳翔悉心整理。

郑有慧与祖父共同生活了近38年，此次出版的日记始于1953年，恰是她出生的年份，因此日记中记录了许多有关有慧的趣事：“购一小玻璃红灯点烛给有慧玩，顷刻破碎。”“有慧以予小锁暗掷橱隙，取不到，乃拆橱，手续甚烦，予大怒。”在郑有慧的记忆中，祖父笔耕不辍，晚年在“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”的春风中，老人家日写数千字，1980年至1992年离世的12年间，共出版各类单行本（套）27本，报刊杂志撰写文字共约五百万字之多。其文风独特，白话间以文言，笔墨卷舒之中，人情练达之处，皆能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。无数的人物传记、名人轶事、文史掌故皆在郑逸梅的笔下鲜活流淌。

“祖父拿了一把有章太炎字的扇子到吴湖帆家，吴湖帆看到一面是章太炎写的字，就说，你这个空白，我来给你填，但此时扇子已经穿在了扇骨上，但吴湖帆画技之高，还是在上面画了一枝绿梅。”郑有慧说。

“祖父的写作生涯漫长到80年，他把买书、写书、写作当作生命的一部分，特别热爱，又豁达通透。他每日7点即起，洗漱吃早饭，8点半开始埋首案牍，朋友来访小叙片刻，旋即重回纸笔世界。在电脑尚不普及的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他成为许多记者编辑的‘电脑’。”

写日记是郑逸梅雷打不动的习惯，晚饭后读书半小时，之后就是他的日记时间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记，他都用毛笔写就，毛笔需要磨墨，为省时惜物，写完他就套上铜笔套，使墨汁三五日不干，次日提笔可续。郑有慧从小陪伴在祖父身边，家和祖父的居所仅三站公交车之遥。只要祖父去福州路买书，总会带一两包蜜饯给心爱的孙女，打开白色的三角纸包，里面有糖冬瓜或者萝卜条，“小时候祖父买什么书我们不懂，我们只记得只要他买书回来，总会有好吃的，我们就绕着他转。晚上我坐在他老人家的膝盖上，听他细细讲述书里的故事，那是老人家最高兴的时候。”

祖父郑逸梅留下的日记与手稿装满了几个纸板箱，被郑有慧视作至宝。这些被悉心守护的文字，在时光流转中，以特有的“纸短”，深情填补了我们了解郑逸梅先生人生轨迹与精神世界的诸多空白。

本报记者 **徐翌晟**